# 红与白

.

小英是个纯净的女大学生，虽然学识使她比一般女孩子内涵丰富，但毕竟尚处青春期，有时也免不了跟其她女

孩子一样率真而任性，犯点淘气。虽然我作为她生活上的朋友加大哥，她跟我很亲热，思想也接近，但毕竟在我面

前是个小妹妹，尽管她无论从体态上还是思想上都正趋于成熟。尤其是她身上所散发出的那份青春活力使我对她倍

加呵护和喜爱。在我对她的管束和帮助过程中，由于打屁股是我跟她约定俗成的「家法」，她在我面前脱下裤子把

屁股裸露出来便成了常事，由于我跟她的思想素质十分接近，因此也无所谓避嫌，而别人也是无法得知她曾经不止

一次地在一个男人面前露着屁股挨打。在别人看来屁股挨打是一种羞辱，但在我们之间却是一种默契。甚至无须我

呵斥或指示，她就知道什么时候该乖乖地露出屁股来受罚。虽然年轻的我在她光洁白嫩、丰满异常的屁股上实施各

种惩处时，难免发生性的冲动，但也只在心里，隐隐地，她圣洁的心使我镇定；尽管她在挨打时，屁股常常显现难

以形容的姿势，也不时发出哼哼唧唧的呻吟，但她在我心目中绝对是一个纯洁的女孩，永远不容玁渎。

自从那次「考卷事件」发生后，我气上心头，不免下手很重，用过所有家法，将她那性感的屁股（令那些小男

生们剀觑了很久的屁股）责打得满目苍痍，痛不欲生；但她从追求上进增强动力为虑，仿效古人「头悬梁、锥刺股」

之激励手段，还是愿意接受我对她的屁股增加新的家法。但有一条原则：惩罚只能对待屁股，不能在滕部范围以外

的身体部份施加刑罚，并且在处罚时原则上只把屁股展露在外，尽量不露其它部位。这一点，也是她十分坚持的「

屁股可以受罚但尊严不可侵犯」的原则。记得在有次对她进行执罚时，她预先穿上了一条她自作的所谓受罚裤——

就是在臀部开好了一个大大的圆洞，趴下时饱满的屁股的确已经充分暴露在外了，可在我举起鞭子抽向她自已「精

心准备」的屁股时，由于屁股的扭动和鞭梢掠过她屁股的鞭风，那裤子上「屁股洞」的边缘总是有点掀动而遮住了

她屁股面积的的一小部份，而我每次打她时总是要她屁股的每一寸肌肤都分享到痛楚；当我命她起来把裤子全部脱

掉时，她执意不肯，那次我很恼火，后来将她的那条受罚裤撕成了两半，不过后来她也想通了，觉得既然是被大哥

般的好友打屁股，确实也是没必要讲那点面子了。不过作为大哥我也理解女孩子的这份心思，以后在处罚她屁股时

更尽量注意保护她的私密之处，不让她有别的不好的想法。虽然有的不该露的地方也避免不了要露出一些，甚至有

时也脱光了打，但我都注意不伤害到她的心灵。不过要声明的是：屁眼除外，因为对屁眼的用刑仍然保留在家法中，

也没超越屁股的范围。

要说我是怎么对她的屁股采取新的惩处手段的，先得介绍一下我制订这些切实可行的家法时，充分考虑了宽严

结合、科学有效的目的，在对她的屁股执刑时也体现出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疼痛与安抚相结合，难忍与难忘相结

合，以有效达到促她知错到改错进而好学奋进的目的。当然以前的家法都予以了保留，但在用法上稍作了改变：如

本来犯小错时，规定是用戒尺打屁股，但在以前的处罚中，这对她的屁股来说已是小菜一碟，可以说，我发现她的

屁股对挨戒尺已有了充分的耐打和防护经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这种处罚过程中，她通常是俯伏在我腿上的，

屁股在受戒尺责打时，我发觉她屁股在我腿上不住扭动并叫「哎哟哎哟」时，掺进一种装得很疼的成份（并不是说

一点也不疼，还是有点威慑作用），甚至在我高举戒尺时，她的屁股故意借痛而呈波浪式起伏中有意蹶向我举起的

板子，鬼灵精似地估算好了那板子将要落下的那一刻，屁股在能够起伏的限度内（因为被我摁着）力求以最近的距

离迎向我的板子，以求躲过对她屁股更重的责打。因此我现在改为不管犯错不犯错，每天都要让她的屁股吃戒尺，

一天也不能少，也不能借故逃避，以示警戒。否则大板子跟藤鞭同时伺候。这下她老实多了，每天睡觉前第一件事

就是露好屁股等候戒尺教诲，除非我赫免。至于大竹板、藤鞭改为在犯一般性错误时使用的家法，不过使用方法也

有了改变，要在刑架上接受，而且动刑时必须捆绑，以加大鞭笞力度，不是让她的屁股自已随便摆在哪条板凳、哪

张软床上就能执行的，必须将屁股调整好重心痛打！那张刑架是我根据她的身材特制的，倒也省却了我好多麻烦，

不用设计调节位置的滑杆了。倒是她在我设计制作这个刑架的过程中，经常要她趴上趴下，站起蹲下，试着摆出我

所要求的屁股受打姿势时，她所表露出的表情变化令人哭笑不得，一会儿因好玩而天真，一会儿因想到是打她屁股

专用的而无奈万般。

这座木制刑架用来打受刑人的屁股十分实用，总体呈L 型，可站、可跪、可卧、可坐……且变化万端。站时，

可使她待打的屁股向正后方挺出；跪可成跪蹶；卧可成翘趴；坐可令她屁股静思责罚余痛。至于打屁股时采取何种

姿势就各有细节了，这要具体到她屁股挨打时再分别对待。刑架的设计主题只有两个字——「屁股」，除了屁股还

是屁股，一切都是以她的屁股为目标而制作、摆布。

刑架的立面是冷冰冰、光溜溜的不锈钢圆柱体，周圆设计成她面贴圆柱两手臂环抱小于手腕，这样正好把她的

两手腕合在一起在那边绑个正着，谅她上身贴在圆柱上没有丝毫间隙，为了不让她的头扭在一边难受，位于其颈项

上方有一个圆孔，洞壁四周均布有透气小空，这样在打屁股时，她的脸就可以面对这个孔不用别扭在一边了，忍痛

哭喊时也起到静音作用。底下站立处是用宽宽的皮带改制成的脚扣，控制她的双脚在屁股剧痛时无法挪动。半高处

铁环悬垂下两段皮带，用来拦腰捆紧她的腰围，使她的屁股不由自主地向后挺出。这样的屁股是挺出来让大竹板和

藤鞭子一下一下严厉抽打的。刑架的平面是可以翻转、移动、升降的，带点扁圆型，这样她在趴下时就连屁股的两

边侧面也展露无遗，承受全方位的鞭抽板击的同时，随时可以调整她屁股受罚的角度和体态。平板中间还有两个凹

下较深的坑，叫跪坑，是用来令她采取跪趴姿势，打屁股、滴屁眼都能充分运用。如果用这种姿势打她屁股，我会

将平板的上身段升起一点，让她的上身舒舒服服地趴在那受绑，我手执刑鞭在她身后抽击她跪趴着的屁股。无论哪

种姿势，她的屁股始终孤立在刑架中央，并从两股中间用绳子穿过缚牢以固定和使其屁股肉更加隆起，不能动弹，

除了被打后屁股上的抖动的肉……立柱背面挂放着各类屁股专用刑具，包括大小板子、藤皮鞭子、屁股针子……平

板下面安静地躺着一个「卫生箱」，也是她的屁股所专用的，里面有消毒酒精的消毒棉、纱布、镊子等护理用品，

受罚前我会为她的屁股作消毒处理，所选用的屁股刑具也会进行消毒杀菌。说实在的，小英的屁股虽然几经拷打，

但仍保养得鲜嫩如初，也是我在对她屁股惩罚前后细心护理的结果。

好了，她在刑架上屁股纤毫毕露，屁股与板子难舍难分的情景容后再述。自从这刑架诞生以来，小英的屁股在

每日床头自备戒尺的「亲吻」下，正忍气吞声，埋头苦读，力争自已的屁股与这刑架无缘呢。我也实在不忍心干扰

她。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要提醒她的是：刑架做好的同时也已为她的屁股初步准备好了新的家法，我想她有心犯

错，也无胆受罚。不料她听后却有些不以为然，我知道她没尝过，觉得这些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对她的态度深感

不满，如果不让她尝试一下，她就不知道厉害，起不到威吓作用。于是我当即给了她一个嘴巴，她觉得有点突然，

扬起头白着眼对我道：「哥，你打我嘴巴做什么？」我怒道：「你还犟？给我到刑架边站好去！」她蹶着嘴说：「

就这样也要打呀？」我瞪她说：「怎么？不服啊？不打嘴巴打你屁股总可以了吧！」她悻悻地站到刑架旁，再不敢

回嘴。见她有些委屈的样子，我放缓了一下口气，对她说：「不是哥特意要罚你，是你自已不知好歹。屁股露出来，

趴上去。」她背对着我开始解开裤子往下挪，短暂的沉默后，屁股颤微微地脱露出来。「伏下去！手脚并拢。」

我把她脚裸捆在一起固定在平板上，手腕打好绳扣反缚起来，她埋着头突然说了一句：「哥，你今天打我屁股

我不服。」我对她说：「哦，你会服的，今天我也不痛打你的屁股，但我得让你知道一点试刑的厉害，要不你没怕

住。」

她不知将要面临的家法是何等厉害，不免委屈加害怕地哭出了声。我取出一盒清凉油，打开，她闻到清凉的气

味转过脸看了一看说：「要打就打，涂这玩意有什么用啊，我不要涂。」我说：「这可不是给你屁股消毒的东西，

今天又不打你屁股，你忍着吧。」说着很容易就分开了她隐藏在屁股肉里的屁眼，用手指蘸着那油脂慢慢往她屁眼

里涂抹……她有些惊讶，但因并没有感到痛苦而神色镇静，只是在我手指在她屁眼里戳得较深时，发现她嘴角有些

牵动，显得不太舒服，同时屁眼紧缩抗拒我手指的侵入。涂完屁眼，我将残留在她屁眼外的油脂细细擦尽，用口对

准她屁眼吹了几口气。我就这样将她绑在刑架上，不再理她，到外间看书去了。过了仅仅二分种，就隐隐听到她从

里间发出的声：「哥，哥！你来呀，你快点进来呀……」我没加理会，继续看我的书。大约又有十几分种过去，她

叫得有点凄切：「哥——哥、哥啊……你来一来啊……」我见教育她的时机已到，便推门进去，踱到她身边故意问

：「怎么呀，叫我有什么事吗？」只见她并没挨打的光白的两辧屁股，烦躁不安地来回扭动，但由于屁股也被束缚

着，连扭得太过也做不到。「我、我……痒、痒死了啊。」她急切地答。我问：「哪痒啊？是不是PP痒，要打呀？」

她吱唔着说：「屁、屁眼痒啊，说、说不出的难受啊。你快拿板子来打、打我的屁股吧，我求、求求你了……」

一边说她的屁股在无奈地蠕动，屁眼闷在屁股深处一缩一缩地象有只蚂蚁在里面爬……我对她说：「打屁股？

今天不打了，明天你不是还要听课去吗？打了屁股要坐不安心的。今天就这样绑一晚上。」一边说一边又拿清凉油

打开：「来，药性减掉了一点吧？再在你小屁眼儿里加点进去。」她翁动着屁股说：「别，别，不，不要了啊，打

我屁股吧，打重一点呀。」我见她难受，就松开掰着她屁眼的手，说：「好，我就成全你，让你屁股好好尝尝红烧

肉的滋味。」

我从刑架的挂勾取下刑具，把从屁股中间勒住她双股下端的棉绳向刑架两边分别又抽紧了几分，使她的屁股片

稍微分开了一点，也许难忍屁眼之痒，本该颤动几下的肉被她的屁股收住了。我什么也不管，也没给她的屁股例行

消毒程序（因我本没打算痛打），抡起板子、鞭子轮流向她讨打的屁股重重击下！要在平时，屁股被我这么打，早

就哭爹喊娘了，而这时她只是闷哼了两声，看得出她在竭力忍痛，她在屁眼痒与屁股痛之中主动选择了后者，因为

痛感暂时掩盖了屁眼里难忍的滋味。我只打了一会，也不知几下，就停下了手，对她说：「今天看你主动叫打，屁

股免了。」她不久就喊：「打啊，狠狠打我屁股吧，我……」那松软下来的屁股也仿佛在溵切期盼着。但我没继续

打下去，把她独自一人扔在刑架上过了一夜，为防受凉，为她上半身和下半身盖好了棉毯，只让那本已赤裸的、圆

润的屁股露在外面，留给黑暗……清晨，我起床刷牙洗脸后第一件事，去给她从刑架上松了绑，她捂着难受了半夜

的屁股，二话没说就直往卫生间里跑，我嗔道：「跑什么呀，自已弄得干净吗？过来，我给你弄干净。」她不作声，

上了一个厕所后乖乖跑回了我身边。我取出镊子与酒精棉等，让她屁股朝天趴上刑架，调节平板高低后，让她双腿

分开跪趴两边，两腿夹在与她身体同宽的扁圆平板两侧，下腹自然就紧贴板面了，把那屁股翘得格外分明，屁眼含

苞欲放。我用金属镊子镊着湿湿的棉球，反复擦拭她的屁眼，并不时用注射器往她此时已显得很安详的屁眼里注入

温水，再抽出，来回清洗了好多次。完后，我在屁股上啪啪几下手板下去，就白里透红了。说：「下次再不听话，

我打不烂你的屁股，就拿你连吃都不敢吃的红辣椒塞进去，要不捉两只蚂蚁来放在你屁眼口爬，看你屁股还欠不欠

揍。她嘤嘤道：」哥，下次我犯错，你还是狠狠打我屁股好了，我不想受这种家法处置……好难受呀，比打屁股厉

害。「我对轻松了许多的她说：」哦，明天你开始听复习课要用功啊，等考完试，要是一百差一分，就要在这刑架

上痛打屁股十下，站着、跪着、趴着分着打，知道了吗？」她很乖地点了点头，把刚清洗完的屁股蹶向我的脸说：」

哥，我的屁股知道了。

「我呵呵笑了，又随手给了她屁股左右啪啪两下，说：」打归打，罚归罚，这全为了你能考上研究生。「她屁

股上柔软的肉颤了又颤，如涟漪微泛水波……哦，如水的女孩，如水的屁股，总在风吹雨打中成熟……小英在试刑

过后，尝遍了」家法「之痛楚难忍滋味。当她稍有越规，就常常回味起屁股所受之家法，不敢贸然犯错。这天她数

学考试竟然只得了54分！她深知大难临头，我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她久没挨打的屁股的，不免胆战心惊不敢见我。但

她知道我们之间的约定，我作为她的大哥和指导，她只要有一丝过失，就必须自已主动找我汇报并乖乖领受」家法

「处置！

那天，她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有事要找我，我听到她低低的语气吱吱唔唔，就知她已经犯下了严重的过错，因

我正在工作，电话里便没详细问她，但我知道她这次来，屁股肯定得受重罚，所以当下就叫她一个人先去行使」家

法「的刑室等候，我发觉她在电话里说」噢「时，声音已打颤，毕竟她的屁股在整套」家法「的伺候中对痛！已十

分敏感。

我下班后直接赶往」刑室「，打开锁进门，发现小英已自动趴在」打屁股凳「上，并把」刑床「上的二个靠垫

垫在了腹下，使自已高傲的屁股更显高耸，板凳旁已摆好了」竹板「、藤鞭」，她穿着一件齐颈的毛衫和紧身裤，

裤子已自已褪好在屁股下面，而大腿依然被紧裹在裤子内，那兀自露出的粉白的屁股此时显得楚楚可怜。见我进门，

她没敢回头，只是把突得很出的屁股向上翘了翘，我坐到她身边，仔细检查起她主动蹶好的屁股的状态，感觉以前

的伤已全部恢复了，屁股完好如初，皮色白嫩而肉质松懈，我用手捏弄了一会她屁股上颤微微的肉，最后把她屁股

两边的肉往两边略分，露开她鲜红如玫瑰瓣的屁眼，屁眼一收一缩，韧性正常，我又用一只手指插进她小小的屁眼

里去，并在里面抠弄起来，感到她的肛门括约肌，收缩温柔有力，并紧紧裹住了我伸进去的手指……经过一番检测，

我判断出她的屁股状态一切正常，能经得住也适宜我使用最为严厉的惩处。她那屁股虽然趴着时间已久有点凉冰冰

的，失去了刚从裤子里露出时的温热感，但在板子打，鞭子抽时会头减缓一些她屁股血液的流动速度。同时我看到

了她铺在另一边桌上的数学考卷，得分处是一个鲜红醒目的54！整张考卷布满了大红叉，不用问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我铁青着脸把考卷送到她眼前，冷笑着对她说：「哼哼，很好，呆会你那可爱的的屁股上我也会帮你画上这么

多大叉的！」她不好意思地看了看那张试卷，红着脸用乞求的眼神无助地望着我因生气而更显冷漠的脸说道：「哥，

我错了，我的屁股也准备好了，看都翘得这么高，这次数学错了46分，按规矩46\*10 是460 ，竹板、藤鞭我都拿

出来了啊，我算好了，我屁股该挨板子230 下，鞭子抽230 下……」。我问：「是吗。算得很准嘛，那打屁股的

轻重怎么衡量呢？嗯？说！」她屯了一下呜咽着说：「555 ，重重地打吧，我服，我知道错了，不服打更是错上

加错，我也知一段时间不打屁股我的学习就会放松……55」。我并没有马上执罚，只是轻轻地拍了拍她呈高高蹶起

状的屁股说：「起来，裤子穿好，一起出去吃晚饭。」我怕她饿着。她默默起身穿裤子，胆怯地问我道：「屁股可

以不挨罚了吗？」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会这么便宜你啊？，先吃饱了肚子，屁股挨的疼才更多！」小英悻悻地

低下了眼。

吃饭时，我点了她最喜爱吃的龙虾，并让她喝一点红酒，她说不喝，我命道：「要喝，给屁股活活血！对受罚

有好处。」她才听命。不过她吃得很慢，因为她此刻担心的是她的屁股将会受到无情的鞭笞和责罚。

吃完晚饭，一路上我们都默默无语，也许正是这种沉默，让小英心里更感忐忑不安，心碰碰直跳。回刑室后，

小英便开始在我面前脱裤露屁股，我故意没作声，在我严厉的目光监视下，她将身子俯下，屁股高翘。见我站起来

时她转过埋着的脸怯怯地问我：「哥，要不要我数数？」我说：「不用了，要打的太多了。主要是屁股要一直摆好，

别扭动得太厉害。」说完我找来绳子，并把她的双手反过来缚在背后屁股上方，但在我反绑她时，觉得她这样虽然

上身与板凳贴得更服贴而屁股又更突出了几分，但在她受绑时身子的扭动中发觉这样双手反缚的姿势她会很累，不

舒服，会影响对她屁股的责打程度，我只要她屁股受罚哪怕打烂，不希望累及她的身子。于是我征求她意见：「手

绑在腰后还是绑在凳脚上舒服一点？」而小英明知绑起来挨打无论怎样来说都不是一件「舒服」的事，但她在受罚

时自知该打也逃不了打从来都是很乖，从不敢顶嘴和违抗，轻声答道：「还是绑在前面好受一些。」我答应了她的

要求把她的手分别缚在两边的凳脚上，为了她在屁股受疼挣扎时不蹭破手腕，那张刑凳绑手的脚上我特意包了一层

海绵体。绑腿时我让她双脚并拢，脚裸缚在一起，然后在她腰部和膝弯处多加了一道绳索，（说是绳索，不如说是

软软的棉布条，因为我不允许她屁股受罚时身体能动，但也要避免挣扎时细硬的绳子会勒伤她不必要受痛的其它部

位）。绑结实了，这样的姿势可使她的屁股在受刑时更放松，更耐打。其实她在受绑时，已暗暗觉得了这次执行「

家法」的隆重，因为我以前打她屁股时有时是不对她进行捆绑的，在她可以忍受的痛感范围保持住不挣扎，就是绑

着打屁股，也没有今天这样的细致。完全捆绑住她后，我令她：「屁股尽力扭两下给我看看！」她不明所以地照我

的指令扭了两下即将受罚的屁股，「再扭几下」，我说话尽量显得温和，以免加剧她内心的恐惧，因为我要她懂得

屁股打得再疼，再受不了，也没什么，只是以后要记着这疼，少犯过错。她又扭动了几下屁股，还可以，屁股还能

小幅扭动，而身子却丝毫动弹不了，这就是我所要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将责打屁股的疼痛全部让她的屁股感受，

如果绑得屁股也一点动弹不了，那会减少她屁股的弹性造成过大的身体伤害。这是我在责罚她时所注意的，否则就

违背了我打她屁股是为了爱护她的目的性。一切准备就绪后，我见她紧张过度，被缚牢的身子倒是看不出有什么动

静，只是那等待挨板子的屁股耸在那儿收缩不定，为了稳定她的情绪，也为她的屁股增强耐打性，我用手很温柔地

捏弄击拍她屁股两边的肉，让她放松。此时，她很乖，屁股很柔软，但在我手掌的按抚下有些不安。她幽幽地发声

道：「哥，我想今天打下来，屁股肯定是要烂掉了。我只是求你在我受不了时，让我大口喘两口气，休息一会好吗？」

我答：「这些可不是一个要受罚的人能要求的吧，今天你的屁股将会受到你难以想像的疼痛，你一会就知了。」我

一边说一边抚摸她仍然肤白如雪的屁股，终于我站起身说：「好了，屁股作下准备，我开始执法了。」我听见她不

禁作了一下不易察觉的深呼吸。我举起毛竹板子，对准她无法躲闪的屁股狠击下去，啪！嘹亮的声音在一下风声

后在她拼命收缩的屁股上响起，呜——啊，她拼命忍住疼而沉闷的呻吟发出，因为在这刑室没人听得见她的大声叫

喊，所以我没有堵上的嘴，也为了不妨碍她的呼吸。再加上平时打屁股时我不允许她大声叫唤，她细而低的声音也

形成了习惯。一板下去，她屁股上的肉被板子打得一通乱颤，抖动了好一会才停下，我等她屁股上的肉停止颤动后

又打下第二板……一板、二板、三板、四板……不久她就大声叫喊并呜咽起来，因为我连续的责打使她的屁股全面

积发红并肿得十分厉害，啪！啪啪！啪——这无休无止的疼痛对她的屁股来说实在是超负荷了，但什么叫惩罚呢，

如果留情就失去了作用。因为绑得很好，她的身子想动也动不了，兀自蹶着屁股痛哭流涕，而该挨的板子一下也少

不了。她的屁股慢慢由白转红，不住翘动、收缩。在她的屁股完成「板子任务」后，我放下狂「吻」她屁股数百下

的竹片板，换持了皮藤鞭，它所要给予她屁股的痛是与板子不同的，板子可能是闷痛，而鞭子是钻心的痛！嚓——

一声长啸几乎撕裂了她通红通红的肿屁股，一条血印立时在屁股上显现，嚓\_ 嚓嚓！嚓！嚓嚓——低沉有力的鞭

子一下下在她的屁股上打上大叉……此时她的屁股仍然那么无奈地保持着初时姿势，翘而且肿胀不堪，不再那么白。

每鞭抽上她无法躲避的赤裸屁股时，那屁股与板子打下时的状态不一样；板子打下时屁股上的肉凹下，板子离开她

屁股的瞬间屁股肉很快弹起，并要乱颤一会；而鞭子抽到她屁股时，象要嵌入那松软的屁股肉里去，使屁股扭曲变

形。唉，可怜的小英啊，为什么数学只考54分呢？是不是你的屁股已耐不住发痒了啊？小英在不住地哭泣。可是她

还不知，今天对她的屁股处罚还没有结束，数学考试没得一百，竟然还不及格，我是不得不动极刑了——屁眼滴水！！

屁股在板打鞭抽完后，我开始解她绑住脚的布条，此时已不能动弹，我在搬动她的腿时，她由于屁股的牵痛发

出呻吟，但我将她本来只露到屁股下的裤子全部拉下扔到另外一张刑床上，这样她的下半身完全裸露，此时雪白光

洁的大腿与红肿布满血印的屁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在她俯伏着、屁股高翘、上身被绑的姿势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将她的腿屈起，形成微微跪蹶状后，将她的两条大腿分开到与肩同宽，然后在打屁股凳旁固定好两根柱杆，将她的

两腿在大腿处绑牢在柱子上。这样，她的屁眼便微微突出，在分她屁眼时，屁股沟里的皮肤完好无恙，因为刚才在

打屁股时，她的双脚是并拢后被绑的，丰满的屁股肉夹住了肛门周围的肌肤，所以打完屁股把她的屁眼一拨开，那

里的好肉就更显眼了。她似乎明白了要受什么样的处罚了，低泣着的声音显得有些变调，因为她上次已试过刑了，

知道这肛门滴水的厉害。由于这样被绑的姿势，整个屁股比刚才被绑时相比扭动的余地要大得多，她的屁股开始不

安地晃动起来，我啪地给了那布满新鲜伤痕的屁股一下，她立时疼的直咧嘴，屁股惊跳了一下。她哀求道：「哥，

哥哥，屁股都这么疼了，今天的疼已让我刻骨铭心了，下次我再也不敢，怎么还要用这、这家法呀？55」。我说：

「你等着吧，今天全套，让你吃套餐，你好好体会吧？谁让你不争气，不要好！」她知道今天是躲不过了，也只能

硬着头皮痛熬这极刑家法了。一切准备妥当，我取出「肛门滴水器」，装入50CC凉水，利用高分子原理调节温度至

70度左右，最高温度是120 度，为什么我不采用最高温度滴她屁眼，因为那样会使她肛门起泡，而70度左右已足

以使她屁眼极度烫痛得发颤了！你在洗澡或洗屁股时一定不小心已感受到了这种痛楚，你身上的皮肤能忍的温度但

你的屁眼绝忍受不了，会让你全身惊悸，因为屁眼里的肉是人外表能探摸得到的肌肤之中最嫩的。好，这时我也开

始对小英的屁眼行刑了，我小心乙乙地用两手指分开了她玫瑰红的屁眼，随着无声的粒状水珠悄然滴入她的屁眼，

那等待受刑的屁眼花蕾一般，若是平常滴上一滴露水会宛如含苞欲放，可惜的是将受家法刑煎。我将「肛门滴水器」

细细的管尖对准了她的小屁眼，轻轻接触上后慢慢地挤捏，就这样，一滴小小的水珠悄无声息地钻入了她被我

手指畅开的屁眼中，看似温柔，似乎在给她清洁肛门，但小英突然全身僵硬，红红的屁股一会左右摇动，一会上下

起伏，象跳迪斯科一般，不过形状十分痛苦，我放下滴水器，腾出两手来掌握住她痛苦不安的屁股，扒着她的屁眼

轻轻分开，她的肛门括约肌在不住痉挛，小英「啊哟、啊哟」地直叫唤：「哥、哥啊，疼、疼啊、疼死我了呀，啊

哟哇……」。处罚归处罚，此时我知道她不好受，安慰她道：「知疼就好，下次要自已学好，知道了吗？现在忍着

点，嗯？」

我不急于来第二滴，因为我知道一滴水珠在她屁眼内留下的疼要持续好一会，我就这样看着她屁眼抖抖忽忽的

变化，待她受刺激的屁眼安定下来，我又用两手指扒好她的屁眼，拿起滴水器滴入了第二滴水珠子，那好不容易恢

复平静的屁眼儿被那水珠子一烫，又急速抖忽起来，收缩得十分之快，令我掰着她屁眼的二根手指难以把握住她的

括约，换了双手来掰住她的屁股，第三滴、第四滴，一共六滴，她的屁股狂扭后安定，屁眼颤粟后松开，就这样往

复了六次。在这次肛门滴水中，小英真正体验到了难以忍受的痛楚，她一边向我嘤嘤许诺，以后再不会犯得动用屁

眼滴水家法的错了，一边在心中暗暗发誓通过此次教训一定要努力学习，拿出好成绩来向我汇报。

「屁眼滴水」后，我解开了她的手脚，小英从束缚中解脱，尽管屁股的每一寸乃至私密的屁眼余痛十分厉害，

但她也平静了许多，是的，她太痛太累了，该让她好好休息一晚并好好安抚她一会了。我让她光着下身睡到床上，

她艰难地趴在舒服的软床上，虽然此时腹下没有垫上刑垫枕高她的屁股，但由于肿胀再都她屁股本来就丰满，屁股

还是显得突出很高的样子。我俯下身搂着她的肩膀吻了吻她那楚楚可怜的脸庞，温柔地对她说：「睡吧，我会在你

身边陪着你的，屁股疼得厉害吗？」她象一只乖巧的小猫点了点头说：「嗯，疼……这是我屁股受罚最重的一次了，

我以后会记住的。」我有点调侃地对她说：「哦，是吗？是不是以后有了出息要报复我啊？」她挺着屁股说：「哥，

我哪敢呀，我会好好服从你的管教的，虽然疼但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嘛，再说我永远是你的小妹，以后不管我怎样，

就算我学成工作了，我还是会乖乖接受大哥的教诲的。」我对她说「嗯，乖。不过以后我还得跟你制定完善家法，

因为今天除了屁股针没刺你的屁股，别的家法基本上都用过了，你也多了屁股挨罚的经验，为了防止你屁股让我打

『皮‘了，以后抱无所谓的态度，我呆会在你睡觉时要为你拟订一些别的屁股刑来制约你今后的行为。」

她听了，心想：反正今天屁股打完了，再重再新的处罚也无所谓，就对我说：「随便你啦，反正我会听你的。」

我吓唬她说：「好，来，现在来把屁股针刺在你屁股上，然后你安心睡吧。」她一听，现在还要刺屁股针，

急忙说：「啊？哥，不要了啊，我、我受不了了。」由于急她的屁股受到牵动痛得连喊：「啊哟、啊哟、我的屁股

呀」。

见她的屁股实在不能再受罚了，我想了想：「那好，我本来想让你屁股上两面各刺上十五枚炙针（就是针灸用

的那种细细长长的针）后睡觉的，我就饶了你了，不过我说过今天是要用上全套家法的，我也不能食言，所以我变

通一下，就在你屁股两面各刺五针算了，刺完就给你拔出来，不留在你屁股肉里了，你看怎么样？」虽然小英还是

有点受不了，但想想也无法，已经很宽大处理了，还是乖乖接受吧，无奈地点了点头说：「哦，那能不能轻一点啊，

我屁股有没有出血啊，你看看呀」。我说：「不要紧的，现在我要罚你屁屁怎么变成是要征求你的意见了啊，这叫

处罚吗？不行，我不能乖坏你了，来，屁股准备！」她见我打开针盒，连忙说：「你说屁股两面各五针的，不要多

扎呀。」我说：「我会遵守诺言的，现在是你屁屁受罚，怎么这么多要求啊。」我拈起一支针，在她屁股上方比划

着，作出将刺未刺的样子，看她屁股躲躲闪闪又不敢过份动弹的样子，好可怜哦，她双唇紧咬，闭着眼睛，我对她

说：「我要刺了哦，屁股放松，要不然针要断在屁股肉里的，那我可没办法的」。她听后觉得我说得有理，那红红

的屁股再也不敢动一动，我捧着她的屁股先将针尖轻触上她的皮肤，我尽量挑选她屁股上好一点的皮肤，因为刚才

的责打很难找出她屁股上经得住针刺的地方了。她觉得那芒刺一样的针痒痒地轻触上她因为被打而变得十分敏感的

屁股，一动也不敢动，只是自言自语道：「啊，轻点，轻点啊。」我狠下心但很小心地轻轻手指一用力，刺进了肉

里，不深，一会就拔出，一粒血珠随即从她屁股上冒了出来，我马上将消毒棉堵上，……问她：「这边屁股刺完了，

那边还有几下？」她说：「那边屁股也是十五下。」刺的时候，她的屁股一直没敢动，我象医生那样操作着。她说

：「哥，谢谢你下手很轻，不太疼。」我说：「是吗？是你屁股被打得麻木，没痛感了吧？下次等你屁股长好后专

门给你试针刺屁股的家法好吗？」她伏着一动也不敢动的身子说：「哦，那就不要试了啊，嘻嘻」。她竟然第一次

笑了起来。我在她赤裸着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说：「怎么，你现在觉得开心吗？」她啊哟了一声说：「不是啊，

我屁股疼啊。」我说：「哪还笑什么啊？」她说：「哥，因为我觉得你是其实是很爱护我的，虽然把我屁股要得这

么疼。」

我说：「谁让你的屁股该打！」不知不觉中，她的屁股刺完了。她说：「现在屁股只是隐隐作疼，但屁眼还是

很疼。」

我掰开她的屁眼看了看，说「我拿些冰块来塞进你屁眼里好吗？」

时光倏忽，小英因读研要到不太远的的另一个城市寄宿。我犹如那孕孕独立的刑架倍感伤怀。记得临走前几天

的情景，她的屁股与板子依依惜别……她说：「哥，我会时常回来见你的。」我颇显伤感地说：「嗯，希望你一切

都好」，转而笑笑说：「这下你的屁股可以脱离苦海了」。她调皮地说：「看你说到哪去了呀，我这全不都是你调

教出来的吗，我哪敢忘『肉刑- 亲亲屁股‘之恩啊。」接着她又郑重地对我说：「哥，我希望临走前，能再接受

一次大刑，使我的屁股在红与白之间时刻铭痛在心。」我想这也许是她临别前安慰我的一种特殊方式吧。我说：「

算了吧，无错不打。」她玩皮一笑说：「那就算你给我的屁股试试刑呀。」我说：「又没有什么新家法，试什么啊。」

她想想说：「嗯——那就叫温刑吧，温故而知新嘛。」我呵呵一笑对她说：「嗯，你说得也有道理，是得让你屁股

好好回味回味，以免你时间一久，好了伤疤忘了疼」。她眠嘴一笑，秀发一扬，转身面向刑架，十分坦然地解开了

裤子，回头扮了个鬼脸问：「今天是站着还是趴着啊？」，我也故意问她道：「今天用竹板还是藤鞭？」；她说：

「哥，今天来点痛快的吧，不要用那些你别出心裁的屁眼刑了好吗？」。那天她在刑架上摆了各种姿势，而我握着

她塞到我手里的竹板和藤鞭，面对那张妩媚动人的屁股楞了好一会，久久没有打下，反倒弄得她不好意思起来：「

哥，你怎么啦？别这样啊，拿出你往日的威风狠狠打吧。」我自知有些失态，慌忙扬起鞭子就是一下，那屁股猛然

抽搐了一下，哦，好痛。她屏着气息大声说：「象平常一样绑着我，好好打啊。」我知道她要我绑着她是因为实在

忍不了痛但又不愿扫兴。为了保持我的尊严，我强忍心中波动的情绪，对她道：「打你还要你教啊？！看我不好好

收拾你。」说完就将她五花大绑，绑得那圆鼓鼓的屁股可怜巴巴。绑完后，我取出消毒器具给她屁股先行消毒，这

是我在对她屁股实行较重惩罚时必须要做的准备，那时她的屁股总会唆唆发抖，因为她知道轮到要给她屁股消毒后

再打，这顿屁股大半是要开花了，而我马上会给她发抖的屁股两巴掌：「还没打，就怕成这样啊！」。

……

而此时，她的屁股异常镇静，仿佛在接受某种神圣的洗礼。

我细致温柔地用蘸着酒精的棉花球在她屁股上反复擦拭，屁股上的肉随着我轻柔有力的动作时而凹下凸起，时

而晃晃悠悠，她的屁股非常饱满挺翘和圆润，好象天生是为打屁股而长的肉，不象有的女性的屁股太过扁平。而她

的屁股若是用手板打，感觉绵绵地、香香地、软软地，手心一点也不觉得痛，而那屁股会热辣得让你心动。就算是

用板子打，那屁股的肉感也会通过你手持的板子那么微妙地传递到你的手掌心，让你为她心疼。当我把酒精棉擦拭

到她的屁眼时，我感到了那儿有节律的跳动，我特意在那停留了较长时间，也许她也明白我的心意，很乖地趴在那

默不作声，并暗暗将自已的屁股表现得更温顺，更乖巧。也许她想起了我曾让她的屁眼嘤嘤哭泣，惊悸不已。而此

时的我，只有脉脉温情……虽然我有点想入非非，但我还是克制自已，装作例行公事一般给她的屁股作消毒处理，

也生怕对她的屁股表现出过份亲热而让她不安。因为我说过她是一个纯洁的姑娘，谁也不容孅渎。其实，我哪里是

在履行打屁股职责，只是借着给她屁股消毒的机会，跟她、跟她的屁股举行告别仪式呢。虽然我仍将在她屁股上烙

上红痕，因为我信奉要么不打，要打就要打最重！（呵呵，现实不可仿效，这里纯为调节气氛，打屁股只是一种爱

意表现。）不知打了多少下，我才从她变得凄惨的叫疼声中惊醒，哦，够了，今天不是执罚啊。但她的屁股已然通

红浮肿起来，我一下扔掉手中的鞭子，将她解开，她翻转身子用忍着疼痛的声调对我说：「感谢你这么多次对我屁

股的责打，鞭策我不断努力和上进，做一个自律的人，以后不管我到哪里，我都会回来为了过错用我的屁股赎罪的。」

她说得那么神圣，我也娈得严肃起来，正色告诫她说：「你在外，一要洁身自好，二要学有所成，经常自我检

查，及时将自已的屁股该挨多少次打记录在案，如有违反，重打不饶！」我又说：「另外你将那把每日打你的戒尺

带在身边，放在自已的枕下，做到每日思过，时时记住我曾对你说过的话。」一番交待后，各道晚安，三天后她走

了，步履轻松，看来三天前她主动受打，已考虑好屁股受伤已能痊愈，看来她很会按排自已，我也放心了许多。

一个多月后，她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上讲她一切都好，生活还能适应等等，但也讲，到了新地方由于贪玩了一

点，以至跟同学逃了一堂课被教授发现挨批了。她说这本该够得上屁股一顿好打了，但因我不在放松了自我约束…

…哦，我想她的屁股还是不能不打。我当即回信命她下星期日到我身边接受处罚，没想到她回信讲：将在外令有所

不受，并说了一大堆好话来蒙我。于是我回信告诉她：我将赴你处执行家法，请把屁股好好准备一下。这下她慌了，

连忙打电话给我要我再给她一个星期时间，下下星期一定回来受罚。我想想答应了她的要求，但告诉她会加倍对她

的屁股进行处罚。并用EM发给她一个责打屁股的动画。回来后，我对她嘘寒问暖了一番即进入正题，我对她说虽然

别后重逢大家很客气，但对你的屁股是绝不讲客气的，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她说假期只有两天，希望不要过重

以免影响她的行程。我说这我知道，早有这样的考虑了，后来她又坦白了那把我让她随身携带的戒尺竟然给弄丢了，

这使我更生气，她耷拉着脑袋不出声了。稍事休息，我就让令她上刑架，因为她穿着裙子和连裤袜，我让她脱掉裙

子，然后我亲自将她贴身的连裤袜从腰上给她脱拉下来，拉到膝弯上面，屁股刚才还紧裹在朦胧的连裤袜里若隐若

现，现在已如满月般生动而丰富地袒露开来，令生硬冰冷的刑架也熠熠生辉。为了不施行过重也不减轻痛感，我决

定采取层次递进的方式来令她屁股痛感深刻而余痛袅袅，对屁股例行消毒完毕后，我先让她面向立柱两手环抱手腕

缚紧，然后将她腰肢捆在圆柱上勒得非常紧密，屁股向后挺翘而出，我操起大竹板大面积对她屁股进行痛击，「哇

——」随着她无奈的屁股受痛击而向外挺突时，她面朝圆孔忍痛大叫。啪、啪——啪啪、啪啪啪；55、啊…啊！

哎哟、555555，可是只有那受打的屁股想往里缩因腰部紧绑于柱体，却只能向外挺而正好面向我扇过去的竹板

片，由于我用力恰当，屁股痛成这样却没有浮肿，只是红得发亮了，透出痛苦的光泽。我见已达预定效果，就收板

从立柱上解开了她，要她趴在比她屁股稍窄的平板上，屁股在她的身段中间向上高举，用藤鞭一条一条在她通红的

屁股上烙下肿痕，唰唰的风声和叭叭的鞭声交织在屁股上，她痛苦的呻吟有如配音，见她屁股中央已红肿不堪，我

放下藤鞭，换了一束细细的但稍有宽度的皮条，转动平板，将她趴着的屁股向左侧微转，我用那细皮条在她屁股尚

完好的侧面进行抽打，谓之精加工处理，不放过她屁股的每一毫厘，这边打红了，又把屁股转向右侧加以细心抽打，

可怜她补绑得十分结实，任凭摆布无法自主，但也紧咬嘴唇，为她该挨的打流下迟悔的眼泪在心里默默捱痛。最后，

我将她屁股的肉从中间往两边分，将两爿屁股用两大夹子夹住用绳子系牢扯出固定好，使其露出屁眼周围更嫩的肉，

仍用那细皮对准嫩肉往那屁股沟里抽，一下一下又一下，那嫩肉的颜色很快便和整个屁股同色了，通红异常，不可

轻触。在责打过程中，由于那里更不吃痛，神经丰富，忍不住屁眼直哆嗦，几将夹着她屁股的夹子滑脱，但我都马

上重又夹起，用细细的皮条竖着往那不能自控的屁眼处抽击无遗。处罚完毕，她整张屁股红得透亮，肿胀不堪，但

我想经过药敷后，一夜基本就能消肿了，但疼感在短短两天内是无法消除的，她也只能带着一屁股的痛求学去了。

【完】